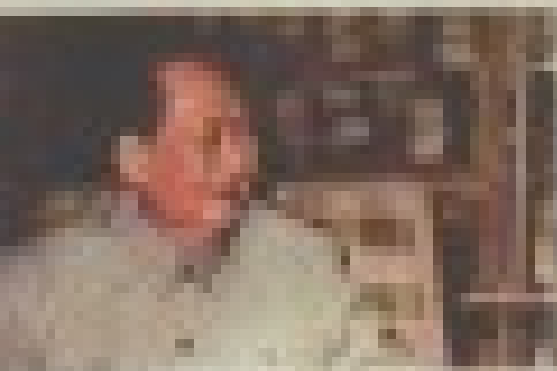




张
玉
凤
等
著

毛泽东轶事





毛泽东轶事

毛泽东轶事



张 玉 凤 等 著

毛泽东轶事

湖南文艺出版社

毛泽东轶事

张玉凤 等著

责任编辑：黄海舟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2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 插页：2

字数：217,000

ISBN 7—5404—0399—3

1.323 定价：3.70元

出版说明

近几年来，全国不少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毛泽东同志的日常生活、家庭生活以及政治、外交生活的纪实文学作品。执笔者有的是曾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医士、翻译人员，或是由记者、作家根据采访和有关材料进行撰写，读来饶有兴味，亲切感人。我们特选辑其中部分编成本书，以飨读者。并在此向诸位作者和原发表报刊致谢。

目 录

毛泽东晚年二三事·····	张玉凤	1
毛泽东与机要秘书张玉凤·····	阮纪宏 鲍春	25
护卫在毛泽东身边·····	权延赤	44
毛泽东与李敏·····	裘之倬	63
毛泽东与贺子珍、江青·····	王行娟	76
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历史公案·····	戴晴 郑直淑	103
毛泽东与彭德怀“误解”的真相·····	赵林森	138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历史冤案·····	高皋 严家其	162
毛泽东与周恩来·····	方钜成 姜桂依	176
毛泽东粉碎林彪政变始末记·····	刘回年 赵琦等	201
毛泽东评《水浒》真相·····	福贝	226
毛泽东与天安门事件·····	福贝	235
毛泽东如何挑选接班人·····	叶永烈	247
毛泽东喝药论英雄·····	刘亚洲	270
毛泽东与蒙哥马利元帅·····	董保存	283
毛泽东与中苏分裂·····	张岱云等译	293
毛泽东访苏秘闻·····	费德林	312
陪同毛泽东访苏·····	师哲	327

毛泽东晚年二三事

张玉凤

作为机要秘书，张玉凤是毛泽东晚年生活的最重要的见证人之一。在这里，张玉凤透露了毛泽东晚年生活中的几个重大事件。比如：1971年冬，毛泽东突然休克，张玉凤以目击者兼参与者的身份描述了当年抢救毛泽东的紧张场面。又如：1976年，有人造谣说：“周恩来逝世，毛泽东大放鞭炮……”事件的真相原来是这样——

12年前的龙年，是个天翻地覆的岁月。

那年，人们异常的敏感，特别是对周恩来、毛泽东两位巨星的陨落，有着种种传闻。当时，由于中南海里的事情是不许外传的，结果，使许多事情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我读过一篇署名甲乙的文章《历史不该是“谜”的渊藪》，颇受一些启发。

今天，应《炎黄子孙》杂志之约，我把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患病期间的一些情况写出来，是想让人们了解他们晚年的真实情况。

毛泽东晚年的身体状况

1971年，那个时候，人们和以往几乎是一样的，经常能从报纸、文件和电影、电视上听到、看到毛主席的讲话和多种政治活动情况。但往往只是有限的一点点或几个镜头，或几句话或一段话，或几十年前的某句话，即毛主席语录或称“最高指示”。报刊、书籍及各种形式的宣传报导，几乎有文字处必有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被人为的宣传“神化”了。但经常见到他的人以及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这种“神化”的形象一般是很难产生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他，毕竟是人，而且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这时，他已是77岁高龄，完全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神采奕奕，而是头发花白，明显地衰老了。老人家往日“满面红光”的风采已由苍白代替。但他的意志力和自信心仍很强。头脑清晰，反映机敏，在与人交谈时仍不失往年常有的幽默和风趣。

他担任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等职务。由于有这么多的主席头衔，人们也就习惯地称他为“主席”。

他在晚年对中央的各项工作有许多批示意见、讲话和谈话。有许多时候他和普通人一样同一些老同志或晚辈朋友讨论历史、文学、诗词、戏曲和有关群众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等等。他丰富的社会实践使他尝到了诸多成功的喜悦，但也常碰到一些烦恼。不管人们怎样祝愿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由于自然规律的发展不可抗拒，他跟所有的普通老人一样，仍然无法抵御各种老年疾病的折磨。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身体状况一般是极其保密的。对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保密得更严，通常只有极小范围内的人知道主席病了，但病到什么程度知道的人更少。人为地恭维、颂扬和人为地回避现实，使毛主席本人以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都曾感到措手不及，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也在这种“神秘”中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

从1971年春天起，毛主席每到开春和入冬总要生病。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老年性疾病。这一年，主席开始时只是因为感冒引起支气管炎，昼夜咳嗽，而且越来越重，一直不见好转，后经医生诊断确诊为“大叶性肺炎”。对于患这种病的人，最忌劳累和吸烟，而主席那时恰恰在这两点上做不到。他离不开烟，更离不开工作。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是很难相信主席那种惊人的工作精神的。

主席有些时候坚持己见，又很固执。在患病治病的事情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有时不大相信药物的作用，医生们有时候给他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他说“医生的话只能信三分，最多信一半”。他认为自身的抵抗力是可以抵抗疾病的侵袭的。当然，在他身体好、年纪轻时有了小病能抗过去，也是常有的事。但对老年人来说，各方面的功能都减弱了，对疾病仍然采取这种办法对付，显然已是不行的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他的病拖得时间长了，发展得重了，主席自己受尽痛苦和折磨。每日因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当时，是我和保健护士长吴旭君同志不分昼夜的照顾和护理主席。所以，至今，我一听到咳嗽声、吐痰声就会下意

识地想起主席咳嗽时难受的样子，心里便会涌起一阵揪痛。

主席患病时的医护工作中央安排汪东兴、张耀祠同志负责，周总理经常过问医疗工作。主席的病经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以及后来毛主席的积极配合，总算慢慢有些好转。

参加陈毅追悼会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逝世了。毛主席是在1月8日签发中央送审的有关陈毅追悼会文件时获悉这一不幸消息的。

这份报告中关于追悼会的规格安排是按军队的元老一级安排的。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参加。主席看了报告，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划掉后便签发了。

1月10日午饭后，照例，他要睡一会，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我劝他休息一会，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我们不敢多问什么。过了一阵，他突然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我告诉他是一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主席这个突然决定我一点都没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中央有什么安排。主席说要去参加追悼会，我就赶紧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一条薄毛裤。我们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我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我、吴旭君都感

到无所适从。主席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气我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五十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迳直向西驶去……

八宝山公墓礼堂根本没有想到主席会来。尽管总理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有关领导同志，毛主席要来参加追悼会，工作人员仍然来不及准备。当主席的汽车到了八宝山时，连个出来接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更来不及提前赶到了。就连张茜同志及其子女也没料到主席会来的这么快。主席下汽车后没看到张茜同志及其子女，他边走边对我说：

“去问问张茜同志和她的孩子来了没有，来了就请她们来。”

经一位警卫人员指点，我在一间屋子里找到了张茜同志。

当我推门进去时，只见张茜同志和几个孩子围坐在一起，一种凄怆之感涌上我的心头。我过去在电影、电视和照片上常常看到她。她的风采、她的风度可以说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可眼前的张茜已判若两人，她面容憔悴，齐耳的短发已经花白了。这天她身穿一套新军装，显得很庄重、朴素。

我走上前去问候张茜同志，并告知毛主席派我来请她和孩子们到大厅。

当我把张茜同志引到大厅时，主席这里已经围坐了许多的领导同志了。有周总理、邓大姐、朱老总、康大姐、宋庆龄、叶剑英、李先念等。主席见张茜同志进来，欠身并站起来迎接，却被快步走过来的张茜同志阻止了。张茜同志满脸

泪痕哽咽着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毛主席看到张茜同志悲咽，也凄然泪下。他握着张茜同志的手，请她坐在自己身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同志看到毛主席能来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心情特别激动。她对主席有多少话要说呀，却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主席打断张茜同志的话，不让她讲下去，主席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

说完之后毛主席又一一问及四个孩子的名字及近况。总理在旁边逐一作了介绍。主席听后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过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

毛主席借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机会向参加追悼会的西哈努克亲王通报了她的“亲密战友”于去年9月13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在温都尔汗摔死的情况。并且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毛主席还谈到，“二月逆流”是陈老总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

谈话快结束时，张茜同志关切地说：“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

毛主席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于是，我们把一块宽宽的黑纱戴在主席的大衣袖子上。

追悼会开始后，周总理站在陈毅遗像前致悼词。主席站在队伍的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前倾，静静地听着。最后，

毛主席向鲜红的党旗覆盖下的陈毅同志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

追悼会结束后，主席再一次握着张茜同志的手告别，久久没有松开。张茜同志还有很多的老同志一直把毛主席送到汽车前。

送主席上车的队伍中有一位医生，他发现主席上汽车时，腿明显无力，因为几次用力迈步都蹬不上汽车，在我的搀扶下他才上了汽车。事后这位医生说，他注意到这一年主席身体的变化太大了。

这次是主席最后一次参加他的同志、战友和朋友的追悼会。

毛泽东突然休克

1972年1月，由于过度劳累，毛主席再次犯病。由于病来得突然，我们这些一直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都没料到。

这一次由于肺心病以及严重缺氧，主席休克了。正在值班的吴旭君同志发现后，立即推开从来不开的一扇玻璃大门，用一种异样的声音急切地呼叫“快来”。

此时我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听到她的呼叫，我们几个人一起跑到主席会客厅（当时已成为卧室和治疗室），给主席看病的医生也飞快地赶到了。

主席侧身躺在床上，象是“睡着了”。吴旭君同志赶紧给主席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吴旭君对在场的医

生说：“摸不到脉。”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抢救危重病人。在场的主治医生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口述需要注射和应用的药物。吴护士长又重述一遍药物的名称，再往针管里抽药，然后再注入到主席的体内，一次一次地打针、用药……

此时，毛主席已完全昏迷了。现场的紧张气氛他是毫不知晓的。抢救时，在场的心脏科专家胡旭军扶起主席，用力并有节奏地捶主席背部，不停地呼叫着：“毛主席、毛主席。”我也帮他叫着：“主席、主席”……

毛主席的生命力也真是顽强，经紧张抢救，他老人家慢慢地睁开了双眼。看到眼前这一切，他有些愕然和不解，象是在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因为刚才发生的事，他一点都不知道。

当时在场的人，对于毛主席的安然醒来，无不惊喜万分，一个个象孩子似地乐了，好象刚才什么都不曾发生。其实，大家是有意识表现出轻松的样子，怕主席紧张。当毛主席知道自己刚才已经休克时，神态安详地说：“我好象睡了一觉。”

毛主席大病一场，周总理的心情比谁都沉重，都着急。警卫人员后来跟我们讲，总理得知主席病危的消息后，坐车从他的住所西花厅赶到游泳池时，许久下不来车。当他来到抢救现场时，我也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他肩负的担子沉重，责任重大。虽然他曾带领主席这边的医护人员对主席的病做了全力以赴的治疗，但是，在一片“万寿无疆”的声浪中，

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各级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病情、身体状况一点都不知道，也没有丝毫思想准备，如果主席万一有个“闪失”，总理该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世界交待呢！……

毛主席这次重病之后，中央决定由4位领导人即周总理、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主席的医疗工作。

病榻前的会见

1972年初，中美关系虽然正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但进度却发展得挺快，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已是指日可待了。外交活动的日程，最高领导层的会见都做了安排。为使主席在接见尼克松时有一套合体的衣服，我们几个人一起商量为主席做。

我们找了一套他平时常穿的那种“毛式”服，拿给北京红都服装店，请他们照着放大一些。服装店挑选了一位技术最好的师傅，按我们提供的要求，很快就把衣服裁好，还缝了个样子送来。我和吴旭君同志给主席试了样子。主席在衣着上从来不讲究，只要求宽大一些就行，我们把衣服给主席穿上比比试试，大体合适也就行了。这样主席才算有了一套在病中会客的衣服了。有了衣服，鞋子还成问题。他的脚肿得很厉害，过去的鞋穿不进去了。我们又为他画了脚样，替他定做了两双肥大的圆口黑布鞋。

人们不知道主席的健康状况，更不了解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每天都做了些什么，事实上我们每个工作人员都可以说是

身兼多职，既是秘书又搞护理，既是服务员又要学做其它很多事情。

1972年2月21日。主席虽然在病中，却清晰地记得尼克松于今天抵达北京。他躺在病榻上不时地问尼克松专机抵达的时间以及到京后的情况。我们都出出进进地忙碌起来，把了解的新情况及时地报告主席。

尼克松一行刚刚参加完周总理为他们举行的午宴回到宾馆，正要休息时，毛主席决定会见尼克松。我们报告了周总理。这时尼克松总统一行到北京刚刚4个小时。

毛主席要会见尼克松，这是尼克松访华期间的一项重要日程，但没有具体安排哪一天。我们也没估计到主席会这么快就会见美国客人。

周总理接到通知后即找基辛格，告诉他：“毛主席想见总统，请你一同去。”基辛格完全没想到这么快就能会见毛主席，他马上通知了总统。

主席这个决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处，首先是在他生病期间，客厅里摆了一张大床，以及其它一些方便病人的物品，会客室需要整理。更为麻烦的是主席近一个多月生病，衣貌不整。他头发长得很长，胡子也好久没刮了。

要会见这么重要的外宾，平时不很讲究衣着外表的主席只让理发、刮脸，别的事都无所谓。他的性格和脾气就是这样。

理发师是个技术熟练的人。他很快带来理发用具，抓紧时间给主席理发、刮脸，然后再擦上头油梳理一番。此时，

主席穿上那套我们给他量制的灰色“毛式”衣服，大家熟悉的领袖形象立刻又出现在眼前。除了浮肿和有些虚弱的外表，倒也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1972年2月21日那一天午后，主席由我搀扶着他病弱的身体，在他的住所会见了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和随员洛德先生。

尼克松对于这次具有重大历史象征意义的会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有生动而详细的描述——“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

“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谈话结束后，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我回答说：‘不过你气色很好。’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我们的新闻单位在有关毛主席会见外宾情况的报道中，较为客观地报道了这次会见。报道说：“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住所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并同他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谈。”我注意了，这次报道中没有出现“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之类的词。

周恩来患病

在总理陪同主席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时候，我见总理